

# 一個轉向異教的 決定性轉變

Harold O.J. Brown 著

金繼宇譯

恩主，救我們脫離一切恐怖的教導、言語與文字的虛謊、安慰殘暴人的妄言、阿諛奉承和口蜜腹劍的虛偽，從沉睡與滅亡中甦醒。——G. K. Chesterton



三十年來，美國受最高法院七位非民選大法官的謊言所誤導，他們說：「我們不知道人的生命何時開始。」相信這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謊言。這些法官在 *Roe vs. Wade* 訴訟中的結論是不確定的。因為我們若說不知道人的生命是否已開始，就會容讓一個嬰孩的生命在其出生前的任何時候被結束。三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或許已減少了 4,200 萬美國人，其中 1,500-1,600 萬今天應是十八至三十歲。這個謊言必定使那些贊成隨意終止胎兒生命的殘忍男士們（現也包括女士）感到欣慰。

美國正為世界圖謀大事——中東的民主，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和平，消除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美國自己手中及不受美國約束

的強勢國家除外），老人處方藥物，對兒童有教無類（能成功出生者）。在另一方面，今日可以享受這些大事的人數卻日漸減少。主要是因為墮胎，美國與歐洲一樣，出生率已是負增長。

這是怎麼一回事？1978年，Aleksandr Solzhenitsyn 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致詞時，說了一句使他永不合政治潮流的話：「人已忘記神。」大多數的美國人宣稱是基督徒，其中小部份自稱為實踐信仰的「福音信仰」、「重生」或「保守」信徒。無疑，星期日在各地大大小小的教會中，神未被忘記；但在其他時地又如何呢？

*Roe vs. Wade* 案件剛發生後，情形如何？基督徒們似乎躲進地窖、洞穴或戰壕去，不發一言。天主教的平信徒在反對墮胎

所作的努力使神職人員羞愧，曾以為美國是一個溫和基督教國家的更正教徒所作則不多，直到已故的 Francis Schaeffer 以他的影片系列「無論人類遭到甚麼？」才激動起福音信徒的回應。

現在被激起的基督徒已不止於一個當權者，而且偶爾也聽到一些敬虔的抗議；但是至少四分之一的待產胎兒在九個月的孕期中，仍「安全合法地」被毀滅。

此案的判決清楚地拒絕了猶太教及基督教聖經所說人是照神形像受造的教訓；但此事並未引起大眾對法院及其盟友的抗拒。事實顯示法官們不僅忘記神，並設立偶像來代替神。

*Roe* 案現已成為歷史；如大法官 Sandra Day O'Connor 所說，它已成為傢俱的一部份。但

現今有一更重要的事件發生，不僅與基督教在美國的去向，甚至整個國家與人民的前途攸關。

## 一個利於異教的判決

2003年7月8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3票對Lawrence vs. Texas案作出判決。此一判決不僅忘記神，而且使美國成為異教之國——不是人民、次級組織、機構如教會、學校及大小商業團體，而是整個美國。最高法院宣判所有禁止同性戀的法律為違憲，這事實上宣佈美國為異教之國——輕描淡寫，但明確地否定歷來的基督信仰、聖經、摩西五經，以及長期以來引導我們的自然律原則。

當然法院並未宣佈立法及執法部門（國會、行政機構、總統及其內閣）為異教。它不能這樣作，國會議員中有天主、更正及猶太教徒，有的甚至是嚴守教規及正統信仰的信徒。總統及議員中一些政府官員是基督徒，甚至公開承認他們的信仰。但是這個國家已漸喪失基督信仰，現在基本上也已被宣佈為異教之國。政府組織、機構、部門也會或快或慢地步其後塵。

Lawrence案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那些法官究竟有怎樣的想法呢？負責草擬多數意見的是一名天主教徒，難道他不知道他的教會、他的屬靈領袖教皇、聖經以及所有神父，至今都認為他所保護的行為是可憎的罪及違反天性的行為嗎？將最高法院的「保護令」予違反律法、教會和天性的行為是件小事嗎？那兩位猶太裔的法官不知道摩西五經

以同性戀為可憎的罪嗎？還有，法院中的兩位女法官因甚麼反常的邏輯，使她們嘲弄神及神所賦與女性要與男性婚配而生兒育女的角色，以致支持這項違反常理的劣行呢？這種行為否定了她們作女性使人類延續不可取代的角色。Lawrence案的邏輯也暗暗地把人類推向滅種，至少是最高法院推波助瀾。

就因這扭曲的推理（如果我們能稱之推理），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與摩西的神，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已經被祂經常所祝福的國家所禁了。取而代之的，如果有的話，是所多瑪與蛾摩拉的神祇。除反對意見者外，這些法官們游刃於他們的職權，似乎並不知道他們的所為，或者知道卻不在乎；又或者知道，但正是他們要作的？

我們既然看見，也知道將要發生之事，絕不可等到政府所有部門都被帶到所多瑪神祇之下才後悔；必須細觀其變，指出其弊病及發言。我們現在（也許永遠）不能改變法院的判決，但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樣，對他們未犯之罪說：「我們的手未曾流這人的血，我們的眼也未曾看見這事……不要使……罪歸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間……。」（申廿一7-8）

## 醞釀中的災難

Roe vs. Wade及Lawrence vs. Texas——只是近年來美國面臨的災難其中一些表象。政府部門之外，特別是與精英當權者有關的，基本上或早或晚將變為反基督教、反猶太教、反自然規

律，而或明或暗轉向異教了。全國所有的世俗大學，不論私立或公立的，都已轉向異教。除了偶有幾位教授、系主任和其他職員仍忠於基督教或實踐猶太教之外，即使一些教會大學如在德州的貝勒(Baylor)大學也在抗拒潮流中掙扎，少數教會附屬的學院仍然忠於他們的基本信仰。如密西根州的Hillsdale學院雖不附屬教會，卻成功地不理會要將一個完全是自然主義的世界觀加諸其學生的壓力。這樣的例子，實屬極少數。

許多教會已遠離其創會者的信仰了，最近一個鮮明的例子是聖公會委任了一個同性戀者為主教。事實上，我們將看到幾個教會正漸漸接受與他們傳統大相逕庭的信仰與生活樣式，雖然他們多數不會明目張膽地作。

這一切尚不足構成災難，因為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美國仍有許多真實基督教的痕跡，但是如果基督徒及其他敬畏神的人不瞭解國家已走到文化歷史的一個轉捩點，而繼續夢想我們能逐漸改善這個多少曾是基督教國家，那就會是一個災難了。

我們這些認真、委身的基督徒會慢慢體會生活在一個異教的國家，比生活在一個號稱基督教國家，並以為可按基督價值觀勸諭其改正的國家容易。

（作者Harold Brown是北卡州Charlotte城改革宗神學院教授。本文譯自“*A Decisive Turn to Paganism*”，原刊於《今日基督教》2004年8月號。）